

癸

禮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四十六

孫子

按司馬遷稱孫子十三篇而言之而班固志藝文乃言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又吳起四十八篇而今吳起六篇而已又今中庸一篇而志稱四十九篇而今豈昔所謂篇者特舛次之比非今粹書也然遷時已稱十三篇而劉歆班固在其後及著八十二篇以火攻用間考之疑孫子亦有未盡之書然此為文字多少其不存者自不足論遷載孫武齊人而用于吳在闔廬時破楚入郢為大將按左氏無孫武他書所有





左氏不必有然穎考叔曹劌燭之武專設諸之流微  
賤暴用事而左氏未嘗遺而武功名章灼如此乃更  
闕畧又同時伍員宰嚭一一詮次乃独不及武耶詳  
味孫子与管仲六韜越語相出入春秋末戰國初山  
林處士所謂其言得用于吳者其徒夸大之說也自  
周之盛至春秋凡將兵者必与聞國政未有特將于  
外者六國時此制始改吳雖蛮夷而孫武大將乃不  
為命卿而左氏無傳焉可乎故凡謂穰苴孫武者皆  
辨士妄相標指非事寔其言蓋序試以婦人尤為奇  
險不足信且武自詭婦人可勒兵然用百八十人為

二隊是何陳法且既教婦人而爰姬為隊長則軍吏  
不可參用男子隊長當斬其誰任之倉卒轉展武將  
自敗之不暇然謬誤流傳但謂穰苴既斬寵臣而孫  
武又戮爰姬也不知真所謂知兵者何用此或問子  
不与爰姬于事何所損益天下有道征伐自上出而  
行陣部伍皆有定法以教天下天下无道匹夫賤人  
以意言兵行陣部伍無復常徑其流及上而為國者  
願聽命焉禍結數千年不可救止此豈小故而謂無  
所損益耶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  
不用近而示之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乱而取之



之寔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  
之親而離之攻其死備出其不意按子罕言天生五  
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者所以威不軌  
而昭文德也聖人以兵亂人以廢其論突兀怪偉無  
有典常然猶是兵內事今說道二字于兵外立義遂  
為千古不利之說自司馬子魚以來未得已一用之  
者以類採集自為一家變異翕忽恍若鬼神而古人  
之言兵者盡廢矣亂而取實而備強而避卑而驕焉  
湯文武之兵也正道也非詭道也蓋孫子不學不能  
知所知者詭而已

兵聞拙速未覩巧久最為論後世用兵要處然巧者  
能久拙者不能速古人久速此書未深考也書稱武  
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此非巧拙久速所能預高宗  
伐鬼方周公誅管蔡之党齊桓楚莊國霸皆最久後  
世諸葛亮雖無功亦能久暴師而不困夫行師有節  
駐兵有制于敵不厭于我不動雖久可也若輕行敵  
反亟肆多再譬如寇盜有同夷狄雖速奚貴哉  
智將務食于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蒞杆一石當  
吾二十石按棘濤塗欲齊桓觀兵東夷循海而歸申  
侯反之使出陳鄭之間供其資糧靡履而齊執濤塗



晉書 卷四十六  
城濮之戰晉入楚師三日穀却之敗楚亦穀晉三日  
皆為大慶雖春秋用兵劣于前世然未有指敵以為  
食者至于後世剽劫掠奪無所不有而此書以為智  
將則赤眉黃巾紛紛起矣

自周衰諸侯強凌弱大并小春秋時無歲無之圍入  
滅取至立為凡例而此書有全國破國全軍破軍攻  
城十圍五攻之論又謂不戰而屈人之兵當以全爭  
于天下初看似徑省豈然伐謀伐交所能致必如禹  
湯而後不戰全爭者可言也

桓論糜軍引勝又謂將能而君不御春秋時固無中

御之患戰國始有而未甚也秦漢以後其語遂為石  
石蓋此書亦非能見微者本于寬測而勢轉激耳  
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  
之必可勝可勝者守也不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  
則有餘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  
上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其論彼已勝敗之  
際至為懇切蓋止欲不敗而未嘗敢求必勝也而後  
之欲必勝者皆于此書索之其他不足道而曹操李  
靖為最詳則余所不能知也  
戰勢不過奇正端為將兵者言之可也若為國則有



正無奇也

能知戰地能知戰日則可千里而

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不能救前而况遠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凡戰以聲相臨以勢相加决知戰地戰日雖湯武之師不敢以此自任如是則有守而已此盡書用兵之害而与守与不戰持之最堅學者亦未之詳也

兵非貴益多唯無武進足以并力料敵取人而已夫唯無慮而易敵者必擒于人此篇所記行軍候敵情偽数十條而卒係之以此数語盖善謀者多踪有慮

者易驕智士之通患也

故戰道必勝主曰

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夫可以必勝而輕失之者世固多有不可以勝而輕犯之者世固多有不然安得成敗存亡之易置也此何独為兵言之故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于主國之寶也又曰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嗚呼何独兵也

投之無所注諸劄之勇也明此書不与闔戶伍負同時  
善用兵者譬如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攻其首則尾至攻其尾則首至攻其中間則首尾俱至敢



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与越人相惡也當其  
同舟濟而遇風同相救也如左右手又曰善用兵者  
携手若一人不得已古人謂善治者能使天下如一  
家中國如一人又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則百姓親睦然則善用兵者人々知其勇怯事々同  
其憂患死生利害不相背離所首尾相救如是一人  
非謂陣法奇正同舟遇風不得已而然也如必曰投  
之死地然後生陷之亡地然後存真是死亡豈復有  
生存之理哉

火攻淺事以此為書則不勝書何止十三篇也下文  
戰勝攻取而不終其功者凶命曰費留不与上篇連  
屬戰國說士所謂養由基可教射之類也

故明君隨將所以動而勝人或功出于衆者先知也  
凡孫所言皆先知之事而謂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  
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而  
歸之于用間則此書之綱領不過于用間而已矣然  
謂明君賢將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蓋其妄意之  
過若近事秦檜挾虜重以執國權則可謂彼能用間  
矣

司馬遷謂世所稱師旅多道孫子十三篇始管子申



韓之學行于戰國秦漢而是書獨為言兵之宗及董仲舒劉向修明孔子其說已黜而是書猶傑然尊奉遠今又將傳之至于无窮此文武所以卒為二途也悲夫甚哉楊雄不喜孫吳而曰不有司馬法乎嗚呼不知雄所指何司馬也

吳子

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有胆勇氣力者聚為一卒樂以進戰効力顯其忠勇者聚為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于上者聚為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罪者聚為一卒此五者軍

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屠城決圍非是使他輕馬輕車、輕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高鑰有餘則車輕人鋒銳堅甲則人輕戰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圍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按孫子言將事太深遠不若此之切近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  
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于一人  
是曰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  
是謂地機善行間謀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  
上下相怨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  
戰陣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為將按孫  
子軍形兵勢虛實軍爭九變諸篇微妙入神然起此  
語簡真明白無智愚高下皆可用之而必驗則過之  
矣

司馬法

古者以人為本以義治之、謂正、不獲意則推、  
出于戰不出于中人正不獲意則推不成語人言有  
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  
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尤不成語  
其他大抵類此司馬遷謂司馬兵法闕廓深遠雖三  
代征伐未能竟其意即此法耶抑別有所指也穰苴  
事余固言其非儒生學士藉名于兵漫漶弛靡無端  
宿夫非知德者不足以知兵而迂之所言闕廓深遠  
緣若此悲夫

六韜



晉書 卷四十六  
古人盛除堯舉舜、荐禹皋陶湯用伊尹高宗夢傅說書皆詳紀而文王遇太公望事乃闕略可恨詩但言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而已現左氏載賜履一節蓋太公初進文王尚為諸侯及佐武滅商遂屏輔于外故其功不及周召之大也然世俗流傳而兵家竊借以為書若今六韜者後世承謬謂其臣君遇合之間陰譎狹陋至此則何以對越在天而上帝臨汝乎

自龍韜以後四十三篇條畫變故預設方禦皆為兵者所當誦習孫子之論至深不可測而此四十三篇

繁恚備舉似為孫子義疏也其書正殿乃戰國後事固當後于孫子論將有十過近于五危戰車十死戰騎十敗与行軍九地相出入其勵軍言礼將力將止欲練士各聚卒教戰成三軍又本于吳起然則孫吳固兵家所師用至莊周亦称九徵則真以為太公所言矣然周嫚侮為方術者而不悟六韜之非偽何也蓋當時學術無統諸子或妄相詆訾或偏相崇尚出于率尔豈足據哉按軍用述三軍器用攻守之其科品衆寡之法甲士萬人器用重厚無所不有計十萬人乃足蓋非道路所能容左氏邲之戰但言軍行



右轉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  
政不戒而備城濮七日乘韞鞞鞅鞞而已若羣物盡  
行起江越海皆有其具臨時倉猝施用不及乃自敗  
之道也然亦不可不知也孫子謂無輜重則亡無糧  
食則亡又曰百里而爭利則擒將軍五十里而爭利  
則蹶上將軍夫阻守其處見利而不能爭則何取于  
兵而捨輜重糧食委徒手而搏者又未有不覆軍殺  
將則兵馬往而求勝然則為孫子之術者必無戰而  
後可爾

三略

使智使勇使貪使愚世以為口寔按孫子將有五危  
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  
凡此五者將之過也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  
然則無智勇貪愚者孫子之所用而使智勇貪愚者  
孫子之所禁也智勇犹不可而况貪愚乎師必以功  
無不可使唯其勝而已患在勝後自賤而貴自率而  
將亡國殺君未有不由此矣

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灶未炊  
將不言飢冬不服裘夏不搯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  
按將禮二字及下禮將力將止欲將皆兵家自為之



晉學記言卷四十六  
義于古無所稽擬也周官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師  
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  
後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所貴于禮者謂能  
有所別異而軍禮獨言全然將禮二字亦不可謂不  
得古人之意矣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覲師曰少長有  
禮其可用也不當知時所言有禮者指何事然後世  
今有訛謬相傳為將者不言禮而皆言威故子玉治  
兵終朝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而為賈以  
為剛而無禮不可以治兵其有能吊死哀傷同士卒  
甘苦則又以為恩而不復言禮矣夫禮者將之本威

者將之末恩者威之餘也況後世及今士卒習慣望  
其上者惟威是必無敢希恩正為賈所謂靖于內而  
敗于外安能勝敵哉

尉繚子

今國被患者以重寶出聘以愛子出質以地界出割  
得天下助卒名為十萬其實不過數萬爾兵來者無  
不謂其將曰死謂天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史  
稱吳起要在強兵破游說之言縱橫者天下既亂各  
有一種常勢隨其所趨無得自免且三代諸侯既已  
吞併及六七可謂至強而縱橫之說方出而制其死



命而尉繚之流所見与起畧同然孱王謬主終不能  
翻然改悔而相隨以亡其後唐化為節度每徵諸道  
兵討賊度支倍廩給陰与賊約所取不過一縣一鎮  
而止唐亦竟以此消尽不復能改圖今固世自有常  
勢士已無得出之智所恃者以前代成敗自考虜或  
能警省尔然無所增長而以更眩惑多矣至于兵書  
則腐陋不足採聽尤甚矣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  
利人之財貨臣妾人之子女皆盜也尉繚子言兵犹  
能立此論孫子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

旌旗車襍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區  
區乎計虜掠之多少視尉繚此論何其狹也夫名為  
禁暴除患而未嘗不以盜賊自居者天下皆是也何  
論兵法乎

### 太宗李靖問對

太宗欲取高麗肅委李靖固能辨之如論用正兵及  
諸葛亮馬隆事皆後世為將者所當知也然太宗欲  
以高麗為己功忌靖不用迄無寸尺効而疲弊天下  
當是時豈竒正之說所可了方人主銳意自將而靖  
不能出一言救止或有蹉跌必与之俱敗盖靖者止



知言為將而不知言為國也夫以將事隱國謀誤後人甚矣當削

霍邑之戰唐事幾敗而成太祖由此始定霸業所以言者矜夸其功特假設奇正為問耳靖非不知而難斥高祖固亦為護為答而太宗犹恐靖不悟重複詰難蓋其自伐之心終不能忘蔽吞如此安足以決奇正之實論哉故言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真敗却非奇也則已明告之矣且建成軍卻只謂之敗太宗救敗僅而致勝固無奇正相生之理今以敗却為奇上恐誤後人也

孫子言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无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法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環之无端孰能穷之哉曹操修其術有一術二術先後旁繫至太宗与靖問答益詳自是奇正為兵家大議論按孫子所謂奇正者一軍之内教令素明士卒服習若使一人臨敵制變分合在己不可預料且山林處士所以自神其說遂有天地日月江海四時之論乃一將之任非有國者所當言也從古兵法有正无



奇神農黃帝雜說紛々不足信所考信者惟舜禹湯武禹之于三苗豈是不能以奇勝然終以班師而不用及其必用而不得已則湯武之于桀紂亦卒用之桀紂之衆豈是不能以奇拒敵然終于滅亡而不振也况諸侯萬數各出奇險大者并吞旁鄰小者自守其國正帝王所禁而可以自為之哉故易稱師出以律否臧凶律者正也否而臧者不以律為正而以奇取勝也易者三代所傳孔子所述之正文非孫子處士自神之說也誠使舜禹湯文武之道復明師出以律真丈人吉而天下服矣不然則孫武曹搃更奇迭

正圖別指授列散卒聚一將之術諱于廟堂几敗忽成小獲大喪而無底止也哀哉

靖以分合所出惟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其說謂兩軍相向使賤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々而罰現敵進取一坐一起奔走不追則敵有謀矣若息衆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材擊之勿疑臣謂吳術多此類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按起所言設術嘗冠昔人所用固与武相出入解北勿追未知謂何以為

不如起簡直勝負欲其易見而武蔽秘務為不可窺測若如後世之論用兵不過于求勝奚必自外高下



于其間况武之指在于必受敵而无敗夫使其可以疾速而取勝則為失遲緩而无敗哉

謂言前代戰鬪多是曰小術而勝无術片善而勝无善安足以論兵法謝玄破苻堅非謝玄之善乃苻堅之不善以余觀之靖為堅用則玄信不足以敵堅矣然靖不及王猛、勸堅勿以晉為國是犹知兵有不可用者非戰勝攻取所能用也若靖之志在于用兵而已使其為堅謀負其詐力急于混平大眾垂雖一旦冰解非智所及淝水之敗依然固在如贊伐高麗之比則雖有兵法何所施哉靖又言堅為慕容垂所

陷尤不近理王猛本以垂非久畜多方疑問不能奪堅謬計而堅以十分天下八九之威貪得枯勝自致滅亡垂安能陷之靖徒知從太宗取群盜之易遂以美略為準極輕視豪雄不知兵法以上更有多少節次固不可以責靖也

兵法何必自黃帝起而世所謂握奇文者兵家流借其名亦有不知乎並井所以度地居民豈為兵制謂數起于五終于八皆在此非也周自上世遷岐已有立國之法謂太公始建非也戎車三百兩虎賁二百人言師尽行謂立軍制非也六步七步四伐五



晉書言言卷四十一  
伐六伐七伐誓衆貴速且不窮兵謂教戰法非也夫  
法所以用兵而兵之成敗不專在法若必以法為勝  
則蚩尤桀紂若林之旅豈其皆無法哉且項羽之于  
漢高祖固嘗百勝一敗而亡豈漢一日而有法哉靖  
雖通明練達而兵家之習氣不除恐如此而謀人之  
國家亦終有害偶值唐之方與故不見耳至李勣則  
見之矣

民與兵皆自伍法起蓋自生民以來如此最為大事  
而靖輕言之但云臣酌其法自五人變為二十五二  
十五變為七十五而已而獨珍貴陣法既以為黃帝

所制又謂太公寔繕其法又謂齊人得其遺法管仲  
復修之又祖管子言管仲分有為三又為諸葛亮八  
陣即握奇法凡此皆山澤隱約以術自喜發妄相承  
而後人信之就如其言則自黃帝三代數千年獨數  
人通悟陣法餘皆寂寥零落且天下之兵无日不鬪  
而部伍卒乘將安所寄托按周官司馬掌蒐苗狝狩  
其陳皆如戰之陳其坐作進退疾徐疏數皆如戰之  
節而春秋所記魯事皆具以魯視之他國何獨不然  
然則五家為比積而成鄉五人為伍積而成軍元帥  
居中鄉大夫士各守部分前戰後拒險易分合形勢



自然彼四頭八尾六花八陣曾何區、執為奧密哉  
蓋當時上自王公下至卒伍皆知之不以為異也  
鄭魚麗楚乘廣晉毀車雖臨時昧利壞亂常制終不  
能變大法然後世反更以為奇術方戰處士主議舊  
論諸侯相次亡滅秦亦繼之豈惟詩書禮樂淪沒而  
兵制亦大壞盜賊亡命化為侯王此古戰陣法所以  
蕩盡而黃帝握竒遂為秘文也然前人未嘗學周官  
虛教崇周自不足恠今之學者已學周官奈何視為  
外物相與別畫陣法無休時學既无所統一而殫思  
竭有害無益是可嘆矣

靖言漢戎蕃落教習各為一法及其用之則蕃而示  
之漢、而示之蕃而太宗以為竒正相生正合朕意  
昔秦晉遷陸渾之戎晉以羗戎敗秦天下橫潰遂為  
戰國先王以華治夷不以夷雜華故有中國夷狄之  
別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正義責齊而汶陽之田以  
歸者明華夷之機也太宗幸能威制夷狄然其君臣  
之謀不過兼蕃漢而用之後百餘年安史反噬西自  
流沙北至朔易堯舜舊地皆陷為夷狄至今不可復  
振嗚呼安得以孔子之道奉而措之哉  
太宗舉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



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余每恨亮集今不存無以考信其所行蓋自戰國以來能教其人而後用者惟亮一人固非韓信歐布人用之此所以其國不勞其兵不困雖敗而可戰雖勝而可持夫教者豈八陣六花之謂此物其色別耳抚循安集上下相顧使皆曉然旅泊不悲死亡不痛犹在家室也然則如毆群羊毆而往毆而來莫知所之孫子之術靖与太宗所誦正亮之弃也雖然亮亦止于春秋戰國之將耳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樊廬廬從之楚于是始病此戰國相傾之術也太宗

以天下之大乃謂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非誤也知得而仁不能守犹且失之况以誤得而又以誤守耶此太宗與靖所未誦也

靖言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夸衆所以自敗兵法按王莽用事者嚴尤最曉兵法昆陽之戰尤為謀主既敗乘輕騎踐死人而逃嗟夫莽之亡至此晚矣何論兵法乎

太宗言李勣非朕控禦則不可用他日太子治若何用之靖言為陛下計莫若黜勣令太子復用之則必



感恩圖報于理何損太宗曰善朕無朕矣太宗雖盡用一世英豪而其心量狹薄如此與漢武畫周公負成王以賜霍光不大相遠乎且固無父黜子用而以此為顧命者然則房杜王魏之流號為過時儒生詭說稱誦不已蓋可悲矣

靖言兵法分為三等一曰道至微至深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又言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在非知道安能尔尤汎濫無定兵之所謂道者以義治不義誅暴亂禁淫匿若周官司馬九伐之法是已然益謂惟德動天若兵之治人深者不可以動

天矣又言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夫以兵加人而制其死命滿孰甚焉故知德者不以兵而知兵者安得自託于道雖太公闕散未敢當也而况范蠡孫武之流哉

按諸子書惟莊列文中子不及論述先生嘗答之宏書云記言序目孫卿後僅有四卷如莊列諸書能較商量莫知所以命筆只得且放過因思向前有多少聰明豪傑之士向渠蘘篋裏淹殺可憐可憐以此且欲將文鑑結尾作了當去然亦非盡此歲不能成也又云莊列文中子向本欲先下手為其當條理處太



多不勝筆墨頗若煩碎合為一論則又貫穿未易至  
今果如文中子說經史前代儒者所未有說理能不  
皆馳而摸榻形似無卓特見識此為大病至于房魏  
禮樂其家子弟從舊傳習聞者或信或疑然要是淺  
者未足論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四十七

呂氏文鑑

呂祖謙字伯恭公著五世孫中進士第又中博學宏  
詞與張栻朱熹同時學者宗之仕至著作郎卒年四  
十五初孝宗命知臨安府趙磻老銓校本朝文海磻  
老辭不能遂以命祖謙因盡取渡江前衆作備加蒐  
擇成百五十卷蓋自古類書未有善于此按上世以  
道為治而文出于其中戰國至秦道統放滅自無可  
論後世可論惟漢唐然既不知以道為治當時見于  
文者往往訛雜乖離各恣私情極其所到便為雄長



類次者復不能歸一以為文正當爾華妄實巧傷正  
蕩流不反于義理愈害而治道愈遠矣此書刊落浩  
穰百存二一苟其義無所考雖甚文不錄或于事有  
所該雖稍寔不能廢鉅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短  
句以幽遠見收合而論之大抵欲約一代治辭歸之  
于道而不以區區虛文為主余以舊所聞于呂氏又  
推言之學者可以覽焉然則謂莊周相如為文章宗  
者司馬遷韓愈之過也

禮部尚書周必大承詔為序稱建隆雍熙之間其文  
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辭古熙寧元

祐之辭達按呂氏所次二千餘篇天聖明道以前在  
者不能什一其工拙可驗矣文字之興萌芽于柳開  
穆修而歐陽修最有力曾鞏王安石蘇洵父子繼之  
始大振故蘇氏謂雖天聖景祐斯文終有愧于古此  
論世所共知不可知不可改安得均年折號各擅其  
美乎及王氏用事以周孔自比掩絕前作程氏兄弟發  
明道從者十八九文字遂復淪壞則所謂熙寧元祐其  
辭達亦豈的論哉且人主之職以道出治刑而為文堯  
舜禹湯是矣也若所好者文由文合道則必深明統紀  
洞見本末使淺知狹好無所行于其間然後能有助



晉書 卷四  
于治乃侍從之臣相與論思之力也而此序無一詞不諂尚何望其廣德意哉蓋此書以序而晦不以序而顯學者宜審觀也

賦雖詩人以來有之而司馬相如始為廣辭撼動一世司馬遷至為備錄其文駭所無也楊雄喜而效焉晚則悔之矣然自班固以後不惟文浸不及而義味亦俱盡然後世猶繼作不已其虛夸妄說蓋可鄙厭故韓愈歐王蘓氏皆絕不為今所為皇畿汴都感山南都之類非于其文有所取直以一代之制一方之事不可不知而已皇畿以事寔勝而汴都惟盛稱熙

豐興作遂特被賞識昔梁孝王漢武宣每有所為輒令臣下述賦戲弄文墨貞俳優之雄而歷代文士相與沿襲不耻是可難也自与虜通和太行皆為禁山坐失地地故此賦感之然謂以皇祐之版書較景德之圖錄雖曾田三十四萬餘頃返減賦七十一萬餘斛以為不用先王之法致然則非也夫墾闢衆則利在下蠲放多則恩在上何害為主政而必欲如宇文融乎蓋近世之論無不然矣

五鳳樓賦是時大梁宮室始与西京北而梁周翰歷陳前代亡國之君淫于土木者為戒何止諷也蓋顯



刺必出于明時無若丹朱傲信其為舜禹之盛矣世  
多言太祖嘗議都洛陽以省冗兵恨後世不能用本  
載王禹偁遺事其載李符李懷忠之諫或當有之至  
謂太祖答晉王欲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又謂不百  
年民力必殫則其家子孫以當時所見聞增益之非  
本語也冗兵自在真宗仁宗世太祖時兵何嘗冗而  
預憂其後乎自唐裂藩鎮養兵民力固已殫而士大  
夫不能知就有能知者亦不能改安謂本朝百年後  
民力始殫為太祖語且五代時盞酒末利皆輒殺人  
民命尚不可改保何止殫民力乎秦漢及唐雖都閔

中何嘗不以兵強天下隋唐府衛民半為兵而人主  
歲就食東都何止冗兵為費哉歷代帝王不常厥  
居汴無不可都之理蓋自得太原即乘勢伐幽州美  
畫無素一時倉猝凡不自保國勢由此而弱契丹凌  
河北破壞始堅守和好而兵因以日增乃謀國者之  
謬非謂必恃兵以為固也使太祖臨御久其所以處  
此要自有道遺事所記失其實矣

籍田大蒐大酺不常有賦頌所以記也明堂未之有  
所以兆也凡此類以事觀可也張詠聲賦詞近指遠  
宏達朗暢異乎鳴蟬秋散之為蓋古今奇作文人不



能進也

晏殊中國葉清臣淞江秋汎自謂得窮遠奢儉之中  
今亦以此錄之然上無補衮極濁之公義不無隱居  
放言之逸想則所謂中者特居處飲食之恭而已不  
足道也

秋蓬度石室鑿二江賦發明文翁李冰有功于蜀其  
言民未得所欲事或有不利先世所未暇去除聖人  
所未及裁判皆吾人之所事有惑于斯言也

聞之呂氏讀王深父文字使人長一格事君責難愛  
人抱閔諸賦可以熟玩自王安石王回始有幽遠遺

思異于他文人而回不志于利能克其言殆非  
安石能及然若少假不死及安石之用未知與曾鞏  
常秩何如士之出處固難言也

周氏拙賦為今世講學之要按書稱作偽心勞日拙  
古人不貴拙也夫巧若拙巧者勞而拙者憂無能者  
無所求老莊之學然爾蓋削世俗纖浮靡薄之巧而  
歸之于正則不以拙言也以拙易巧而不能運道則  
拙亦有時而偽矣學者所當思也

初歐陽氏以文起而從之雖衆而尹洙李覲王令諸  
人各自名家其後王氏尤衆而文學大壞矣獨黃庭



堅秦觀張耒晁補之始終蘓氏陳師道出于曾而客  
 于蘓之氏極力援此數人者以為可及古人世或未  
 能盡信然聚羣作而驗之自歐曾王蘓外非無文人  
 而其卓然可以名家者不過此數人而已邢居寔蚤  
 天沈括劉攽之流終不近也黃庭堅言屈宋之後自  
 鑄偉詞此語當考

天下為一家賦呂大鈞兄弟從張氏學而大防為相  
 程氏與司馬氏善當時在要地者多程氏之門故元  
 祐之政亦有自來此賦與西銘相出入然其言昔既有  
 離則今必有合彼既可廢則吾亦可舉謂井田封

建當復也若存古道自可如此論若寔欲為治當更  
 審詳

漢以經義造士唐以詞賦取人方其假物喻理散諧  
 字協巧者趨之經義之樸閣筆而不能措王安石深  
 惡之以為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也然及其廢賦而  
 用經流弊至今斷題折字破碎大道反甚于賦故今  
 日之經義即昔之日賦而今日之賦皆遲鈍拙極不  
 能為經義者然後為之蓋不以德而以言無向而能  
 獲也諸律賦皆場屋之技于理道材品非有所闕惟  
 王曾范仲淹有以自見故當時相傳有得我之小者



散而為草木得戕之火者聚而為山川如云區別妍  
啣頤為軒鑑倘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之句而歐蘓  
二賦非舉場所作蓋欲知昔時格律寬假人各以意  
為之不拘礙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老氏之言道如  
此按自古聖人中天地而立因天地而教道可言未  
有于天地之先而言道者有司不考詳以邪說取士  
士亦以邪說應之既以此得遂以是為豈惟不以德  
而以言又并其言失之美

按呂氏有家塾讀詩記麗澤集詩行于世本朝詩与  
今篇目不同無几乃其素所詮次云爾孟子言王者  
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作春秋作春秋作不作不  
繫詩存亡此論非是然孔子時人已不能作詩其後  
別為逐臣憂憤之詞其辭變壞蓋王道行而後王迹  
著王政廢而後王迹熄詩之廢興非小故也自是詩  
絕不繼數百年漢中世文字興人稍為歌詩既失舊  
制始以意為五七然與古詩指趣音節異而出于人  
心者寔同然後世儒者以古詩為王道之盛而漢魏  
以來乃文人浮靡之作也棄而不論諱而不講至或  
禁使勿絕上既不能涵濡道德發舒心術之所存与  
古詩庶幾下復不能抑揚文義鋪寫物象之所有為



詩繩佳塊然樸拙而謂聖賢之教如是而止此學者之患也呂氏自古樂府至本朝詩人存其性情之正哀樂之中者止接古詩差不甚異可與學者共由而從之尚少故畧為明其大槩如此

後世詩文選集詩通為一家陶潛杜甫李白韋應物韓愈歐陽修王安石蘓軾各自為家唐詩通為一家黃庭堅及江西詩通為一家人或自謂知古詩而不能知後世詩或自謂知後世詩而不能知古詩及其皆知而辭之所至皆不類則皆非也韓愈稱皋夔伊周孔子鳴之其卒歸之于詩之道固大矣雖以聖

賢當之未為失然遂謂魏晉以來無善鳴者其蔽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濫以衰其志弛以肆其為言雜而無章則尊古而陋今太過而又以孟郊張籍當之則尤非也如郊寒苦孤特自鳴其私刻深次骨何足以繼古人之統又況于無本者乎愈欲以絕識高一世而不自知其無識至此重可歎爾

張衡四愁雖存蘓李後得古人意則過之建安至晉高遠宋齊麗梁陳稍靡放大抵辭意終未盡唐變為近辭雖白居易元稹以多為能觀自論叙亦未失詩意而韓愈盡廢之至有乱雜蟬噪之譏此語未經昔



人評量或以為是而叫呼怒罵之悲濫溢不可禦所以後世詩去古益遠雖如愈所謂亂雜蟬噪者尚不能到况欲求風雅之萬一乎孟郊謂詩骨聳東野詩濤洶退之而愈亦自謂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嗚呼以豪氣言詩憑陵古今與孔子之論何異指哉四言自韋孟司馬遷相如班固東哲陶潛韓愈柳宗元尹洙梅堯臣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王拙畧可見余嘗怪五言而上往：世人極其材之所至而四言雖文詞巨伯輒不能工何也按古詩作者無不以一物立義物之所在道則在焉物有止道無止也非知道

者不能該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雖廣大禮儀事足而終歸之于物不使散流此聖賢經世之業非習為文詞者所能知詩既亡孔子與弟子講習其義能明之而已不敢言作雖如游夏子思孟子之流皆不敢言作詩也後世搦筆研思存其辭可也而韓愈便自謂古人復生未肯多讓或者不知量乎

李至桃花犬歌史官書事無大于此犬者乎月石硯屏余頃見之長溪陳氏云其舊物莫知是非然何足道喜其似而強名之又為之窮搜異說以為博君子之學所宜慎也



王禹偁高錫詩言文自咸通後流蕩不復雅音仍歷  
五代秉筆多艷冶高公在紫微濫觴誘學者自此遂  
彬：不蕩亦不雅此文章小氣數只論用世者柳開  
穆至歐陽氏以不用世之文欲淚回機枯雖不能獨  
勝然後世學者要為有用力處夫可以自勉而安于  
自棄時之文誤爾韓氏書錦堂中自為詩而歐陽氏  
為記未知與蘓李子朱買臣所較几何而謂伊周事  
業可幾而及崧高韓奕備叙文物之美使誠得其道  
孔子不以為過不然則沐猴而冠顧影惕息韓生之  
訛終在未可以言邦家之光也

歐陽氏讀書正經首唐虞偽說起秦漢篇章与句讀  
解詁及箋傳是非相攻去取在勇斷初如兩軍交乘  
勝方酣戰當具旗鼓催不覺人馬汗至哉天下樂終  
日在几案以經為正而不汨于章讀箋詁此歐陽氏  
讀書法也然其間節目甚多蓋未易言以其學者之  
雖能信經而失事理之寔者不少矣且箋傳雜亂無  
所不有必待戰勝而後得則迫切而無味強勉而非  
貞几案之間徒見其勞而未見其樂也几案之樂當  
默識先覺迎刃自解如日月朗耀雲陰解駁安在聞  
是非決勝負哉



東州逸黨言西晉阮籍王衍等事余固辨之司馬懿父子殺夏侯玄嵇康遂篡曹氏天地陰陽為顛倒者數百年使孔子在何止臨河而反太初憤逸當奇也奈何以罪籍衍乎

劉敞言多古意與王安石同安石為世所信而敞不能者敞摠科目為官職故也蘇軾少年時便謂其舊臂取兩制不十餘年非有汗馬之勞米鹽之能大意畧可見堯舜文王作士不無必遇者固多得于奔走困窮之餘爾日出堂上飲欲主人高礎為去蟻之地其自任重矣然不知蚍蜉由已而生蚍蜉犹思其漸

而又尋斧焉余嘗疑其文字言語之工未當在小人之列呂氏云既為小人之事只是小人今人往未  
知此王令刑居寔皆少而雄邁有古人筋骨畧不相上下然令逆為憤嫉不能容人居寔過自摧殘不容自容壽夭雖有命其得之所近或有以取之也令採選詩韓愈遭駁議最甚愈年長矣後生何可畏之甚也然令謂安知九列榮願是德所累按孔子稱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又謂喜將閭巷好特與妻子議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曾子曰季孫之賜也吾未之能易古人亦未至輕鄙富貴願其義何如爾



令一至之見固未能盡道謂之有志可也

蘓氏半字韻詩酬和最工為一時所慕次韻自此盛于天下失詩本意最多夫以六義為詩猶不足言詩况以韻為詩乎言今年一線在那復堪把玩欲起強持酒故交雲雨散無乃與川上之逝異觀比于博塞為歡娛粗勝耳

東坡七言哀而不傷放而無怨高于古今數秦黃諸人欲至而不能蓋具天之所資至是而後信爾

五七言律詩按詩自曹劉至二謝日趨于工然猶未以聯屬技巧拙靈運自誇池塘生春草而無偶句亦

不計也及沈約謝眺競為浮殺切響自言靈均所未

觀其後浸有殺病之拘前高後下左律右呂勻綴麗

密哀思宛轉極于唐人而古詩廢矣杜甫強作近以

功力氣勢掩奪眾作然當時為律詩者不服甚或辭

絕口不道至本朝初年律詩大壞王安石黃庭堅欲

兼用二辭擅其所長然終不能度凡唐人蘓氏但謂

七言之偉麗者則失之尤甚蓋不考源流所自未姑

固其已成者貌似求之爾王安石七言絕句人皆以

為特工此亦後人貌似之論耳七言絕句凡唐人所

謂工者今人皆不能到惟杜甫功力氣勢之所掩奪



則不復在其繩墨中若王氏則徒有識弱而已而今  
人絕句無不祖述王氏則安得窺唐人之藩牆况甫  
之所掩奪者安尚得至于

初分大道非常道總有先天未後天大道常道孔安  
國語先天後天易師傳之辭也三墳今不傳且不經  
孔氏莫知其為何道而師傳先後天乃義理之見于  
形容者非有其寔然山人隱士輒以意附益別寫為  
先天之學且天下以言命人所謂卦畫爻象皆古聖  
智所自為寓之于物以濟世用未知其于天道孰先孰  
後則先後二字亦何繫損益山人隱士以此玩世自

足則可笑而儒者信之遂有參用先後天之論夫天  
地之道常與人接顧恐人之所以法象者不能相為  
流通至其差忒乖戾則無以輔其不及而天人交失  
矣奈何捨寔事而希影象棄有用而無益此与孟子  
所謂毀瓦墮畫何異盖學者之大患也

邵雍詩以玩物為道非是孔氏之門惟曾皙直云浴  
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與之若言偃觀蜡樊遲  
從由揖觀射者皆因物以誦德指意不在物也此亦  
山人隱士所以自樂而儒者信之故有雲淡風輕傍  
花隨柳之趣其與穿花蛺蝶点水蜻蜓何以重輕而



謂道在此不在彼矣也

呂大劉臨送劉戶曹獨立孔門無一事惟傳顏氏得心齋按顏氏立孔門其傳具在博哉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雖非杜預之癖相如之俳然非無事也心齋莊列之寓言也其言若一志無聽以耳而聽以心無聽以心而聽以氣蓋寓言之無理者非所以言顏子也今初學者讀之深入肺腑不可抽吐為害最甚

鮮于侁九誦亦為當時所稱清廟祀文蓋無以言其德而侁祠堯舜周孔語絕鄙近不知何故

通商茶法詔按是時富弼韓琦為相貢舉條制勅按是時范仲淹為叅知政今朝治道極盛之日也余嘗考自慶曆嘉祐以來士之有志于當世者不少顯用于時者亦衆然不知天下事經隋唐苟且變壞古人治法遂不可壞復如財賦則天寶之後以稅養兵如取士則開皇貞觀已為科舉以韓富極力僅能使茶法通商以范涑思僅能先試策論而歐陽氏又謂欲復訓誥于三代之文者不過如此是可悲也古人治法從上相承當其時變而知其不可變者叔向與孔子而已既變而以為當復者孟子而已蕭曹邴魏偶當



治法未甚變壞之時故其行事猶粗有可觀使其已壞則一等是收拾不來韓范富亦不足深責也歐陽氏言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此謂鹽鐵金錫之類可也若茶則民所自種官直禁而奪之爾何共之有韓刺義男為兵則不惟不知所以復而增益其變又甚矣

賜陝西招討經畧都部署司寬放公用庫錢事呂氏言國初宰相權重臺諫侍從莫敢諫朝士不平屢有攻擊如盧多遜雷德驤翟馬周趙昌王禹偁宋湜胡旦李昌齡范諷孔道輔更勝迭負然終不能損廟堂

之勢至范仲淹空一時所謂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矣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為以下攻上為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為國家計也然范韓既以此取勝及其自得用臺諫侍從方襲其跡朝廷每與立每事則是非鋒起譁然不安知滕宗亮張亢固用公使錢過當至為置獄劾始范時覺其非以去就爭之雖幸而獄不竟而小人窺伺間隙外則尹洙貸部將內則蘓舜欽實故紙方紛之交作諸人之身几不能自保且元昊反敗軍殺將殫困天下曾不知所以為謀乃以公使錢數十百萬持英



豪長短而陷之死地耶鄭子孔為載書大夫諸司門  
子弗順將殺之子產止之又請為之楚書子孔曰為  
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  
產以為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迺焚而後定然及子產  
自為相及不如此直云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而已  
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  
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至于歐陽先為諫官後為侍  
從尤好立論士之有言者皆依以為重遂以成俗及  
濮園議起未知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反回戈向之  
平日盛舉一朝隳損善人君子無不化為仇敵至今

不定然則歐陽氏之所以攻人者亦其所以受攻而  
不自知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  
道則庶人不議夫不以道而以言其末流宜若是矣  
歐陽修尊皇太后冊文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  
非家至而日見之矣惟所以行于己者為天下率盡  
所以奉其親者為天下先而四海靡然其承風矣此  
人臣規諷人主之辭非人子所以施于其親也又言  
深鑒漢家母后之失訖不踐于外朝此人臣推美母  
后之辭亦非人子所以施于其親也又言歸政冲人  
合于易之進退不失其正之音聖且英宗本以荒迷



習學記言 卷四  
得疾不能聽斷故暫請后非后自欲之此尤非人子  
所當言也曹后還政世多異說然以神宗奉承之謹  
終始待遇曹氏不少衰則知宮闈固無間言而外人  
妄傳耳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四十七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四十八

文鑑

按孔安國稱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典謨且置訓誥誓  
命三代至今通用三代時人主至公卿侯大夫皆得  
為之其文則必皆知道德之實而後著見于行事乃  
出治之今經國之要也周衰五六百年命令不復行  
于天下雖齊晉迭霸文告亦不能施于諸侯至秦擅  
事貴人盡軍吏而丞史賤官執文墨之權于是所言  
非所用所用非所言而人主制誥朝廷命令為空文  
矣兩漢紀摘舉一二後世祖述以為不可及其視書



所稱何處涇渭之異流朱紫之殊色也蓋人主及公卿大夫不知道德而丞史賤官徒耀文辭虛實各行辭統分裂乃為治之大害不知者但以古今不同為解是可歎已然余嘗考次自秦漢至唐及本朝景祐以前詞人雖工拙特殊而質寔近情之意終猶未失惟歐陽修欲驅詔令復古始變舊辭王安石思出修上未嘗直指正言但取經史見語錯重組綴有如自然謂之典雅而欲以此求合于三代之文何其謬也自是後進相率效之昔人所謂質寔近情如高皇帝側室之子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之天

乎指笑鋤剔以為拙陋隱映旁出自謂竒出至以獻公之子九人重耳尚在歲星吳分闔士晉師之類盡為驚切矣因呂氏載詔誥訓詞畧叙大指如此蓋大道既廢等為虛詞則今之號稱模擬典雅以求配合復白者固未必是而昔之率然突出質寔近情者亦未必非且盤誥皆君上与民庶家人父子之語而韓愈反以為佞屈聾牙則安石之謬亦何怪哉

雍熙三年趙普請班師疏此本朝大議論也蓋太祖平一諸國尚有太原未克未暇及幽州太宗既得太原便欲乘勝取幽州志既不就時太平興國四年也



距今七年矣普疏云旬朔之間便涉秋序當在六月  
中而曹彬等以五月敗于岐溝奏入適相先後明年  
虜求報復河北山東取幽州豈有秘計而浪戰亦要  
能有獲必盡擇智勇廉仁者為將尺寸守之虜來使  
不能得氣去勿追逐閱虜而無鬪燕民不計歲月待  
其自潰然後築長城實塞下則夷夏分而漢虜安矣  
普既不足以知此王旦寇準迄變為澶淵之和韓琦  
富弼一一承用及國難梗棘河東河北盡委与之未  
聞以為非者堯舜三代禮義之區獨江淮而已其誤  
皆出于普然則所以江淮為固守國制虜之道又未

知其孰從或曰今姑慶不能守江淮遠淮指幽燕何  
益曰守淮堅而虜不可越所以安江南也用之山東  
河南猶是也用之河東河北閼狹猶是也用之薊猶  
是也取天下不可有異說也守天下不可有異道也  
舜禹不能易也

王禹偁言聖朝享國四十餘年邊鄙未甚寧人民未  
甚泰求利不已設官太多今陛下治之惟新救之在  
速此貞宗初年也臣伏慮書生執言此奏陛下以為  
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此不知古今異制家  
國殊塗者也假如帝堯既殂帝舜在位堯時有八元



未進四免未除舜乃流放舉用善惡兩分未聞後之人曰堯不及于舜也舜不孝于堯也伏惟陛下過老生之常談奮英主之獨斷則天下幸甚此設諭也按哲宗初司馬光將罷新法其時貞宗有三年無改之論而光乃謂宣仁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卒為紹述之禍禹偁語簡直不回護光何不徑以為據依如魏相引賈誼晁錯者豈鄙其樸率故耶禹偁受知太宗夫世有直道自有直氣而為真宗此言不疑真宗亦未嘗以為謗者直道素明也自慶曆後議論浮雜直氣空多直道已散至治平熙寧紛爭于言語之末而

直道蕩然滅無餘矣觀此兩節風俗之變可以考見今人欲景行前輩須是于明道景祐以前更接上去看方得

禹偁言減冗兵并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于下按宋台符以京東運使應詔亦言陛下即位肆赦臨朝聽政覃恩而宥罪施仁而及物未嘗蠲免殘租許行權利山海之貨悉歸于上酒稅之饒不流于下蓋不欲盡山澤之利而与民共當時雖已無事此而犹有此論也其後則此論亦無矣事之已往犹可追論之存深可畏且使今日有欲言寡山澤之禁者人不嬉



晉書 卷四十八  
笑而驚怒罵乎至言太祖時東未得江浙漳泉南未得  
荆湖交廣朝廷財賦可謂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虜  
國用亦足兵威亦強其義安在所畜之兵銳而不衆  
所用之兵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  
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  
義安在所畜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  
專故也此事今日固不可行矣而此論則至今猶在  
尚可議也且太祖精練兵以嚴教習專任將以責戰  
守其謀不為難知其効不為難繼而卒無能彷彿其  
一二以行之者何耶若其論則固已腐朽熟爛五

尺童子皆能道子而以陳于夸新喜竒者之前雖不  
至于怒罵而嬉笑者皆是矣故余欲及此論之尚存  
使明良忠智之士久于其任悉力畢心汰疲冗之兵  
用廉恥之將尺捍寸禦敵人無敢逸越以修太祖之  
烈然後考尋已遠不存之論散利薄征遺孔餘潤民  
得資以衣食不至于餓窮流徙而無告以復前代之  
舊則豈復惟伸禹偁召符之志而已哉雖孔孟不過  
是也

楊億論棄靈州事宜由而觀若曉邊事者然拓跋思  
恭以來世有五州中國不能問則固已棄地久矣太



祖未暇討一因而撫之使為蔽扞內郡獲安亦時勢當然也太宗既取其地遂反每戰輒敗兵窮力屈繼遷靈州孤外旦夕淪沒正復棄之已無及矣億乃遠引漢武置朔方公孫弘以為不便又以賈捐之棄珠厓為比又謂地不過數千里為堯舜三代之盛而尤踈濶者至言薊燕六舉而棄之自是主論之臣遂以棄地為常而虜固避寇外無餘術矣其言太祖用姚弋弌董遵誨守環慶有功亦與當時不合太祖時李彛與興父子尚為外臣故內弋弌等易于立效今繼遷猖獗清遠靈武皆喪失邊城沮氣自保不暇雖欲專

任如內弋弌等豈能遽收前人之功哉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益之戒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自古聖賢雖曰尚德而不務廣地然亦未有以地不足而為德之有餘者况唐嘗以靈武復興矣億不之思獨以公孫弘為辭然則見利害不盡策畫不精况濫綴緝以空言誤後人乃今世儒生學士大病也

寇準論澶淵事宜余舊聞長老重準力贊親征且言其凡所規慮皆已先定非時一偶然而為者即此疏也自太祖契丹寇邊未嘗寧息真宗甫終諒陰已慮



大人親駕戎車並用祖宗之舊向傳潛畏怒不戰范  
廷名康保裔敗死張齊賢向敏中呂蒙正呂端李沆  
畢士安不能為謀及王超李福王繼忠又敗上議復  
出群臣不敢唯諾至是母子傾國來寇其勢尤熾天  
下震動則陳克叟王欽若避地南遷之請紛々出矣  
寇真初相倉猝奉上以行當時相傳畢士安有相公  
交取鵲齋官家高瓊有<sub>已</sub>此處好喚宰相吟兩首詩之  
語其為策畧可見矣况此疏正是譬移兵馬寇深則  
抽那大軍護駕爾了無奇計未知諸公何以夸艷如  
此前代人主在鞍馬間者固多然須必勝不勝則危

亡隋之人主勇于自行則固不論若諸將不用命而  
大臣將以天子之威壓之則傳潛今王超終皆不能  
効死必求和而後免辱無大者而隼<sub>已</sub>可於肆以為  
功乎嗚呼伐舉大將者蕭何也身督戰者裴度也克  
合晉楚之成者向戌也皆昔事之<sub>已</sub>驗者 也君子  
之相其君視其義與時何如身可戰則戰而馮道不  
敢必戰當和則和而桑維翰不<sub>敢</sub>必和又近事之可當  
監者也隼既不能知人又不能臨兵至于委曲調護  
兩國之間為生靈請命又不能也而挾萬乘僥幸然  
後以和為功以和為功則余所不敢聞也



晉書 卷四十八  
孫奭論天書按此事王旦始終大行夫人臣導人主以誣天而人主能自敬天地此載籍異事且之所欲如此而得為本朝賢相尤異事也奭言屈至尊以迎拜歸秘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議者蓋指當時之事也恭惟真宗克自抑畏無媿古賢王東封徃反獨疏食而輔臣皆不能望其以伊傅周召致君難矣哉

范仲淹應詔十事是趙綰王臧蕭望之劉向以後一節次蓋李固陳蕃直以人命爭消長而房魏值其君自定經制故不得為節次也余嘗疑儒者不得志于時非特道之難行蓋其間亦自有考論不審處如十事中自精貢舉以下其八皆國家所常行人情所同願縱有排沮易于消復非利害之要也惟明黜陟抑僥幸最為庸人重害而先淹先行之古者官職不分自無職外遷叙之法唐初急于用人自小官預大政其後兵亂假內職以重外權流弊及于五代官職各行于是職外之官叙遷遞進真宗推恩優幸三歲一磨勩彼以為此人主命令也固非叙封墨勅之比而聖節任子人所歆艷一朝草去愠怨自深故此二事既施行闔庸人重害之病開邪諂



諛間之門此其所以排常行與同願者皆不得而  
 伸也歐陽修云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蘓洵以為  
 當是之時毛髮絲粟之材紛々然而起合而為一  
 惜哉惜哉仲淹但言石介作願為怪不知我為其  
 形彼張其影何足怪也幸仁宗寬明且善人之類  
 已衆故其遇禍不至如紹滅望之之酷韓琦繼之  
 于前二事裁其太甚而人亦不以為過蓋勢必以  
 漸也按歐陽氏以仲淹老練世故必知凡百難猛更  
 張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然觀此二事  
 不可謂不猛矣若仲淹先國家之常行後庸人之重言庶  
 几諛間不失作而基本亦可立矣故審于考論者

平居師友講習之急務孔子所謂如或知爾則何以  
 哉若好行小慧則固無益也

韓琦論時事謂西北兩虜禍釁已成可晝夜泣血非  
 直慟哭太息其憂懼迫切如此誠然矣然所條七事  
 國家所常行未有可以敵制也若夫陰營洛邑以為  
 遊幸之所則疎矣使虜果向汴而洛陽倉猝不得為  
 播遷乎况奔潰之餘何由可守亦書生意貌之論耳  
 大抵約和既定中外習安自無奇策可設其策後王  
 安石經理河北六不過欲為先備之事而琦又以為  
 不可行特靜躁有不同耳



富弼辭樞密論流民辨邪正三疏辨災異其人事

類趙普而如慈後 丁寧反復如耳提而告人者舊傳韓琦與

弼議事未合戲弼曰又絮耶弼愠曰絮是何言耶觀

此三疏真絮也其言邪正何同君子小人之際學者

皆以為至論蓋其主意端為王安石爾方神宗以首

相命弼：審安石不可用何不正言于上決其去就

而設此影語蓋神宗必欲有所改作弼意不然而安

石助之神宗去安石非難而責弼以必更張者弼之

難也按歐陽言弼明敏而果銳此初執政時也作相

後則不然矣弼初執政更張之意過于范韓至作相

乃以一切堅守無所施為：是雖如琦之微有改作

亦不能從矣古之賢相憂國患而益明周公是也弼

因憂患益昏而犹欲自以為賢非余所知也

賈昌朝論邊事言太祖得御將之道及善用將帥精

于覘候人所共知亦削方鎮兵權太甚之敝則人所

不知雖有知者亦不敢言也言訓營卒謂令諸軍毋

食肉衣帛營門有鬻酒者則逐去士卒有服繒帛則

笞責自古用士得死力未有不先使之溫衣飽食者

如後世養兵衣食不足怨嗟憤鬱何以効命恐此當

別論也昌朝作相當范韓興廢之時而朋黨傾壞皆



其力焉至于事業則未聞能殘此言何也

包拯論宋庠且云無過則又不然執政大臣不能盡心竭節灼然樹立是謂過及近歲方乃拂拾細故託以為名并舉權德輿事此一項議論雖非卓：閔繫然亦從古流通至其時未斷絕者自後無復有矣歐陽修謂拯素少學問觀此是其天資能近大體不特學問也余嘗謂堯舜禹皋陶君臣以來皆素有議論相傳雖漢唐褊狹而其流風餘烈猶未盡絕也及後世以經術起之無不欲上繼堯禹而鄙陋漢唐然古人議論斷絕皆盡而偏岐傍徑從橫百起莫覺莫知

而皆安之以為當然也豈不可歎哉

歐陽氏修論日曆雖前引古史後言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不過督趨史院功程爾未暇論史法也唐人謂人主不觀史其說陋矣後世相因遂以人主不觀史為盛節謂必如是而後史官得其職修所以有乞不進本之說也不知自古人主何嘗不觀史彼其所書善惡不隱願省凜然觀其一日可以戒其終身矣若人主赧然諱避赫然誅戮則史官之未嘗畏懦回避身可殺而史不可殺改史法由此而備故可為治道之助惜乎修之所講未能及此止于記



注而已韓愈最喜言史作順宗寔錄載韋執叔誚王  
文同飯乃云鄭餘慶珣瑜二公皆天下重望相次歸  
卧語類酸文嗟乎又在修下矣

修論包極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獲見  
朝廷用諫之効已著慶曆致諫事余于前章固論之  
按古所謂諫者以人主之身言之有責其臣以必諫  
已而自成其德者舜于遠汝弼是也有責其君以必  
受諫而後德可成者傳說后克聖是也諫行則人主  
無過無過則明則用人立政無不得其當而治道  
舉夫知人安民禹以克為難者蓋過不能盡無用而

明或有所蔽也今修所言用諫之効不于人主之身  
焉是求而區于臣下爭議之末節故其効有時而  
劣修蓋親見之而不能救也濮邸之爭豈修之悔之  
而不敢言乎修之學未能進此而抗然為爭議之主  
余惧後世之忘本也故重述之

余屢聞呂氏言宋祈請復唐馱幕法歎其思慮精密  
考驗深遠非當時所及後學所宜知馱幕軍行所必  
用但因承苟且不為耳按左氏載晉楚遠征百物修  
備及六韜聚為七書軍用一篇習學者皆能誦之  
初但近稱唐制豈其于二書偶未詳耶然出車東山



晉書 卷八  
六月諸將叙師役勞苦意義閑將而鄭申侯謂齊桓  
師老遇敵遇敵俱不可用欲使陳鄭之間供其資糧  
靡履則尚有彼此一家通有共無之意晉文楚莊所  
不能也至諸葛亮耕于敵境居民錯雜安堵無私蓋  
古之善為將者無不皆然若漢唐窮追遠討常以萬  
里外為限用具民如禽獸雖欲必有馱幕豈若居室  
枕席之安哉恐此祈所未知也

張方平論國計在王安石未用前論免役錢在為安  
石所排役神宗始初明銳果于欲為而冗兵厚費一  
節最為慶曆以來大患若當時大臣公共為上別白

名之畜其至當而決于必行事既廣遠非數十年功  
緒不就則人主之志已定而其他紛：妄言改作者  
不復用矣惜乎韓富歐陽不能知方平雖知而言之  
不切就使切論而亦未有以處也及安石既用則紛  
更之禍已成當時如方平言者甚衆安能救乎呂氏  
言方盡廢安石所為以還祖宗之舊決也獨光為侍  
從則与安石力辨以私書勸勉之又以用舍去就之  
際決之安石于諸人無所畏獨畏光及蘓軾者畏其  
不正也宣仁初雖曰盡用不得志于新法者然諸人  
之論皆謂歲遠而利害異事久而節目多且虞父子



之間報復之禍不敢改也獨光挽回一世之力以還  
祖宗之舊雖竄迹滿天下而風流相接故元符末則  
已稍復宣和垂三十矣欽宗內禪夷狄方熾橫何暇  
及羣臣之邪正則又復而光寔為贈主後人秦檜殿  
殄滅几無遺類然檜死則又役凡此皆光獨爭力挽之  
餘効而琦孺君子之澤所不能延也然則光為宋室  
守成之規模豈不甚遠哉故余謂今日之事姑無望  
其能盡正惟五六十萬之冗兵能使之各有衣食固  
扞邊圉能使虜不能凌暴又陰有以制之使彼請戰  
不獲而中原遺民有可復合之理若是足以助成前

志之未遂矣若夫內治則因光之所以守成者補葺  
其闕損扶持其顛仆而使之可以長久焉則雖數百  
千年而常存可也

孫沔五事景祐以來三黜寵姬聞兩犯宸宥上元嘉  
節內廷出遊美人才人無不隨從飛蓋蔽暈流車激  
雙各崇華衛分道爭行舉目共覩与后為並又內降  
斜封坦夷若道免刑要賞嚮應如神其辭有進無退  
似兩漢非後人語也又言其時內人請俸及取賜歲  
十餘萬緡不獨用兵為大費也其氣劄大其諍的切  
如此沔既受汙蟻而寔錄遂具載之若信然者呂氏



云此安石筆也。沔又言范仲淹孤寒出身，忠誠報國，統兵邊鄙，終歲勤苦，未嘗有臣寮乞賜，與千百緡有助清平之節，可畧見當時事意也。

本朝享國百年，承平無事，蓋自仁宗末、英宗時，人臣數有此論，其意本欲諷切人主，因歸美以求警懼，爾非以為國家必當有事而何為？若是之無事也。且太祖太宗為開基受命之君，而三世繼承皆無德失，則安得不百年而無事？然方平在諸人中，名論甚輕，暮年與安石不合，衆方歸重，按方平與善人離合之勢，雖不及文彥博、趙抃，而視夏竦、賈昌朝，有間矣。然其

著絹契羊酒之氣，終在挾邪不直之意，固亦不能無也。蘓氏兄弟乃獨以知道推之，而或又謂前生寫佛書猶未盡卷，尤怪妄矣。

司馬<sup>光</sup>諸疏，按本朝議論行事，為三節慶曆也、熙寧也、元祐也。光雖不及仲淹之開濟，其灼和國家守成之規模，極始盡，未不增寔。安有過之病？王旦不起倉猝無益之患，呂夷簡、韓琦又能補葺其闕，損扶持其顛，朴使之可以長久，則琦與弼皆不及矣。且仲淹之志，本欲變通琦與弼，既欲協同其說，雖群小不容，仲淹竟去，未久而死。然琦與弼相次為相，終不能復仲仲。



晉書 卷四  
淹之志安石初有盛名本琦弼所引用及其變更諸  
事琦葺一爭論弼与彥博修六皆不附從然但知退  
挹自保終不敢力沮安石之成惟此數人已行使其  
居安石勢衰之後當宣仁登進之時未必能及真宗  
初河北山東無歲無契丹之患而李繼遷父子寇橫  
北方若兵革不已勝負不分因之以飢饉加之以盜  
賊播遷之難何必靖康割裂之勢不待紹興人無愚  
智皆所共知也由此言之則渡江以百六十餘年而  
無事者与乙虜約和之力也兩漢及唐不待虜与和  
而亦能無此其所以加于我一等也渡江以後亦且

百年而無事者亦約和之力也一日不和則不勝其  
事矣安危之數何可預定存亡之機必為厲階安石  
所不能知也而必以紛更乱其俗以大有為要其君  
以祖宗百年無事為天幸而不足恃而不知其一旦  
有事而不可救者職安石為之也哀哉周公之詩曰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大古人豈不居  
安而慮危哉特不喜危而思安哉爾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四十八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四十九

文鑑

蘇軾徐州上皇帝書自惜其文所謂故紙糊籠篋者  
 呂氏數語余難歎其抑揚馳驟開闔之妙天下奇作  
 也彭城為齊楚形勝雄藩重地從古以然方其時積衰  
 累薄乃至于此以守郡之力而無數十百千可以使  
 人豈非賈昌竒言暖削方鎮太甚而致之爭然則法  
 改制變而安危之勝勢有所激雖聖人固不能盡其  
 也慮買燈後所上書于告君理體疑若未足然初學  
 為文者無不習誦安石尤畏之昔英宗欲以唐故事



召軾翰林韓琦但用近例入館而已使軾已列侍從宗

愈請令帶館職入赴三館供職回看琦固欲守此法度而為熙豐所變也與安石較其輕

重不宜止此余固言之矣琦號有名宰相乃使後傑

異能之人計尋常拘尺寸以為苟賤委身之地與絳

灌馮敬言賈誼名異而實同也惜哉然軾謂有始有

卒自可徐三十年之後何事不立終不言十年後當

立何事若神宗罷安石聽軾非安于不為而止者亦

未知軾以何道致其君此不可不素講也

蘓氏言晁董公孫之流皆有斜舉之病然乃身為科

舉之宗不止于病而已獨徹三冗疏過于平生文字

夫蘓亦不能及蓋亦有方畧効之人主可以歲月待

不紛然襍論古今無所統一也百萬之兵省去六七

但欲不復戍邊死亡勿補恐此為難營房零落部分

銷減兵費未去軍律先壞矣呂氏不喜諸蘓議論以

為陰侵陽程氏論十事當以此並觀自昔經生通人

各自為方不知其偏也然輟暮年不能守方為兵民

燕蘓之說未几而女知貞起然則必貞有見而後為

豪傑之士筆墨誦讀所得者不足據也

呂氏言劉摯善為疏其改短安石模寫精妙情態曲

盡而無迫切諫忿之氣一時莫能及然不為安石所



忌惡但言其妄作愚而易見爾蓋名素輕所與奪不能動俗神宗嘗問摯從安石學否可見也故受其受誦亦薄文彥博與韓富齊名獨摯有駁論几成誅族之禍

程氏為彭思永議濮邸事當稱姪嗣皇帝敢昭告于皇伯父濮國大王按兄弟之子稱姪禮無所據而本生子以其屬言者世俗之辭也以大加于王又不經也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父母不可沒也持大宗者降于小宗小宗不敢齊也避父親義固無當捨文稱伯理將曷且以古人之意議禮而以世俗之名制

禮可乎夫立後與為人後所後父與本生親皆至公大義所在而非以私臆情說行于其間也然則世俗無據之名也不可以制禮也決矣

程氏上太皇太后書問學職業所欲致之君者具于此矣蓋以輔養主德為大而以周公之輔養成王為法為立政專言帝伯帝任綴衣虎賁此論也今按立政歷陳夏商先君及周文武用人之方與桀紂寵任暴逸亡滅之故乃在成王即政後非初立冲幼時也又按金縢武王既葬群叔流言周公居東作詩以昭成王成王悟天變罷穆卜迎歸周公及既作洛周



晉書 卷四十九  
公復予明辟成王重留委國以聽而召復相遂終周  
公與之身與成王之世然則非成王之智不足以知  
其臣非成王之明不足以任其臣其聖卓然周召蓋  
為其所用以致盛治非如童穉未識必待封唐叔擒  
伯禽以警厲之若後世儒俗所傳而後足以進其德  
成其材也當元祐初母后垂簾姦邪窺伺用事者惴  
惴度日常不自保取子毀室之痛未知安所寄托至  
于流溢橫潰而人之大倫幾費矣輔養之道豈易言  
哉

梁壽論欲退呂大防以礼畧見祖宗輔相用捨節目  
雖然盡未之思矣大防雖以礼退考其時之爻象可  
復以礼進乎蓋守死善道則當辞而不就如范鎮止  
身殉國則當危而不亂為司馬光尚庶几爾若夫既  
以冒進于憂危之先而復求幸免于交移之後者此  
元祐是非之論所以至今未決也且古大臣進退之  
道固未可貴蕭何嘗有賜金置衛請苑之疑而為生  
乃不治垣產買田宅必于窮僻處鄧禹免相閉門教  
子各授一經諸葛亮因命在手不与子弟共祿但令  
治耕桑而已審如燾言三二年而善去之而規復來  
則何以長慮却顧為國家立久大之業乎



范祖禹聽政疏言今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  
乃宗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  
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  
就離合之時也此十數語可為流涕蓋因存亡從是  
決矣余嘗與呂氏極論累日終無救法舊傳程顥謂  
當余熙豐用事之臣自擇其太甚者受之天下至今  
以為至言然小人視民如草芥何嘗知世間有痛苦  
事而利柄在手亦安肯輕有變易始不過一種好  
語爾况祖禹所言亦止能如此與黍離麥秀事敗而  
悲者又何以異余每思熙豐小人特立紹述一條歸

罪元祐以為不當輕變神宗政事故其蔓延不可復  
過而元祐諸人不能以輕改祖宗政事為熙豐小人  
大罪正名定法治其尤無良者倒戈以授仇人此大  
失也自王安石外亮狡凌肆必遂其惡者呂惠鄉章  
惇蔡卞蔡京而已若元豐末元祐初首以輕改祖宗  
政事為大罪重責安石惠鄉與卞自當同坐惇嘗有  
簾前惇戾不遜一節投諸荒裔人亦何辭但使九年  
間尊祖之義常伸則子孫紹述之論無自而發况京  
新進後生他日何所憑依以為奸慝之地哉其後陳  
瓘與下京並馳方欲以尊私史壑宗廟罪之夫既以



晉書 卷四十九  
孫屈祖為是矣則私史者乃其所教也又何足以開  
悟人主乎

本朝諫諍二事范仲淹邵浩皆廢后大事也郭后雖  
廢尚美人併斥而立曹后嘉祐治平之間有助焉浩  
所論在賢妃既立後雖已無及而孟后終復號為建  
炎再造之祥與漢成帝唐高宗禍福相去遠矣浩之  
力難于仲淹浩本常才而能為此者積習見聞之久  
源流有自而然也慶曆諫者禍福稜元符諫者有禍  
無福所遇之時殊也陳瓘力扶蔡氏其言絕滅史學  
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先鑑之明一人而

已至于不恤一身家族之害別為尊堯之說欲障  
蔡氏之橫流而止中原之幅裂惟天知之人不知  
也

以謝知制誥表考之得文字之正意古今如歐陽修  
者鮮矣然翰林學士表則已退落遠甚若王安石謂  
有道德者難于進取則不過驕夸大言而已至蘓軾  
止于近事則又哀焉孟子所稱有德慧術智常存乎  
疾疾而後世之士每以所遇之憂樂為氣之盈虛則  
其文安能及古蓋可悲也安石謝宰相表最工為近  
世第一而呂氏不錄蓋大言之尤者不可為後生法



故也

曾鞏賀南郊表論者謂鈞陳大微星緯咸若崑崙渤  
澥波濤不驚韓愈拆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  
神鬼受職可相比方就其果然亦何足道夫文不務  
与事稱而納諂以希進最鄙下矣清廟之詩曰於穆  
清廟肅雝顯相濟之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  
走在廟不顯不成無射于人斯豈有浮辭拈枝弄葉  
耶

范純仁遺表一時難言者畧已盡言矣于此見范氏  
子弟家風非文富比或言其家嘗申頴昌府用印僅  
免大戮云

進尊堯集表可惜元豐末元祐初無能明此義者或  
以為榛蔡氏之矛而攻其室此何足論乃百世存正  
所係而天不以智不導民以言可重欺也然墮  
當其末流而能及此壯哉壯哉

程氏視聽言動箴按孔子曰克己復己禮為仁一日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  
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克己治己也  
成己也成己也己克而仁至矣言己之重也己不能



自克非礼害之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礼天下歸仁焉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人之具體而全用也視聽  
言動無不善者古人成德未有不由此者其有不善  
非礼害之也故孔子教顏淵以非礼則勿視聽言動  
誠使非禮而勿視聽言動則視聽言動皆由乎礼其  
或不由者寡矣此其所以為仁也一日則有一日之  
効言功成之速也程氏箴其辭緩其理散舉雜而不  
切雖言欲以此自警且教學者然己未必可克礼未必  
可復仁未必可致非孔顏之所以講學者也

劉敞讓箴言資政富公始讓樞密直學士又讓翰林

學士又讓樞密副使所讓益尊所守益堅古人所謂  
讓者終身不踐其位故足以矯世礪俗彌雖暫讓然  
不見聽已卒受之但稍異于世俗備礼辭免者耳况  
又窮富極貴而不止乎敞謂時豈無人昏夜乞憐時  
豈無人乘机射利然則太伯、夷子臧李札僅勝于  
此耶

呂大臨克己銘程氏四箴但緩散耳固講學中書事  
也伊言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  
命故孟子謂其自任以天下之重曾子言仁以為己  
任故曰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以其養于一身者盡



廢百聖之學雖曰偏狹然自任固重矣不如是何以  
進道而大臨方以不仁為己有所致其意鄙淺乃釋  
老之下者猶謂學道可乎

蘓轍管幼安替按轍序陶和詩言子瞻出仕三十餘  
年為獄吏所折困終不能後以陷大難乃欲以桑榆  
之末景自托于淵明其誰肯信之然則轍雖許寧  
其許轍乎荀彧以救世為重自不許一身張昭東南  
之材為孫氏用華歆許靖自謀不給古人豈處豈以  
責之轍言幼安之賢無以過人可謂厚誣明於知時  
審于處己以能自全尤不近理

慶曆聖德頌後世莫能定其是非按丞民韓奕崧高  
江漢皆指一人為書詩其詞優游無刻厲迫切之意  
故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惟仲山甫柔亦  
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疆禦抑揚予奪至此  
極矣仲淹方有盛名舉世附和一旦驟用出人主意  
比仲山甫宜若無愧頌之可也而介所講未詳乃以  
二十年間否泰消長之形與當時用舍進退之跡盡  
于一頌明發机鍵以示小人而導之易報復易所謂  
翻、不富城復于隍若合契符宜其不足以助治而  
徒以自禍也介死最為歐陽氏所哀序外制視頌語



不少異然則修所見亦与介同者耶

王禹偁文簡古雅淡由上三朝未有及者而不甚為學者所稱蓋無師友議論之故也柳開穆修張景劉牧當時號能古文今所存來賸河南尉廳壁法相院鐘靜勝待月諸篇可見時以偶儷工巧為尚而我以斷散拙鄙為高自齊梁以來言古文者無不如此韓愈之文備盡時弊抑不自名李翱皇甫湜往不能知而况孟郊張籍乎古人文字固極天下之麗巧矣彼怪迂鈍朴用巧不深纔得其腐敗麤澁而已韓愈以來相承以碑志記序為文章家大典冊而

記雖愈及宗元犹未能擅所長也至歐曾王蘓始盡其變態如吉州學豐樂亭始擬硯臺道山亭信州興造桂州修城後鮮之過矣若超然臺放鶴亭頂簷偃竹石鐘山奔放四出其鋒不可當又関鈕繩約之不能齊而歐曾不逮也舊傳曾鞏諸文士為吳郡六經閣記相関碩莫敢先張伯玉忍題云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衆遂閣筆不知此何以為工而流俗夸艷至其終篇皆陳語緝補若聚帳狀無可採又謂伯玉傳涉多聞每以所短困鞏如榜曾夫子位戲侮之類鞏甚苦之而劉敞



二有可惜歐尤不讀書之謂然猶流言未足憑也若黃庭堅稱蘓木假山似莊周韓非夫舉世俗所以屈莊周之文者以其雖一切寓言而能抑縱舒斂自無入有殆若天成而寔言者或不及也玉石異物竦擢特起似于山而世貴之木未嘗似山就其似山何足貴而謂得莊周辭末言三峯尚未脫周言合合中有魏中有梁、中有王似穉米之在太倉其恠悖特殊正此三峰何足異哉二篇偶以流俗所敬而存讀者不察坐墮處矣

蘓轍記閔子祠堂東軒遺老齋轍以知道自許雖求為有得之言然与事不合按孔子未嘗以舟楫足恃不顧而仕諸子未嘗以陋舟而求試顏淵未及仕而大冉伯牛有疾獨閔子不為季氏宰蓋家家臣其所恥也孔子使子路復見荷蓀丈人其言曰不仕無義顏子雖年少而孔子以成材許之將同其進退出處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与爾有是夫初未嘗必于不仕也魯男子學柳下惠蓋非義理所安轍不考詳矣又言顏子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



其害于學世固無不行之道亦安有不仕之學  
而况沉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在世俗最為  
淺下固非論議所及而輒以此轍道學之高下  
是其所知未深而然爾樂莫善于如意憂莫慘  
于不如意賢聖無此論乃莊周放言也古人立  
公意以絕天下之私捐私意以合天下之公若  
天據勢行權使物皆自統以從已而謂之如意者  
聖賢之所禁也

范祖禹布衾銘記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  
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其動作必

有禮此言有益于學者所以為水者以清也非清  
則無澄也所以為矢者以直也非直則無端也  
今夫澄其汙泐端其撓節以求清直之效者多矣  
未有已清而澄不已、直而端不止者也雖然郭  
太言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  
若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清之不濁及直不疑買金  
償同舍等事又不可量也

與契丹和前四十年劉牧送張損之後四十年  
蘓洵送石揚休張耒送李之儀三序就如其所  
憂未足以謀國而况百年中泰然不知憂者是



則安得無靖康之禍賈誼之言徒貽笑後世而董仲舒至謂天下大計莫如和然則雖如三人亦不復有是可悲也

因范育序正蒙送總述講學大指道始于堯欽明文思安：允恭克讓易傳雖有包犧神農黃帝在堯之前而神不載稱稽若古帝堯而已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周有降格左氏載尤詳堯敬天至矣曆而象之使人事與天行不差若夫以術下人神而欲窮天道之所難政則不許也

次舜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舜之知天不過以器求之日月五星齊則天道合矣其微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心至可見執中至易行不言性命子思贊舜始有大知執兩端用中之論孟子尤名皆推稱所及非本文也

次禹后克艱厥后臣克厥<sup>衆</sup>厥臣政惠迪吉從逆凶惟影

響

洪範者武王問以天箕子亦對以天故曰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明水有逆順也



孔子因箕子周公之言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歎  
治有興廢也然自前世以為龍馬負圖自天而降洛  
書九疇亦自然之文其言怪誣夫思曰睿：作聖人  
固能之矣以怪鳥甚至山林詭譎有先天後天之說  
今不取

次臯陶訓人德以補天德觀天道以開人治能教天  
下之多材自臯陶始按商羊辛高陽之子聚為元凱  
舜雖盡用而禹以材難得人難知為憂臯陶既言六  
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卿大夫諸人皆有可任者  
俞受敷施九德咸事以代天典禮賞罰本諸天意禹

相與共行之治功成立至夏商周一遵此道

次湯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  
后其言性善蓋如此

次伊尹湯自言聿求元聖与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  
命伊尹自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  
明命故以伊尹次之言德惟一又曰始終惟一又曰  
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嗚呼克舜禹臯陶湯伊尹于道  
德性命天人之交君臣民庶均有之矣

次文王西戎疾不殄滅嘏不瑕不聞亦式不見亦入  
雖：登于岸不大敬以色不長夏以草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夫雅雅頌作于成康之時而言文王備道盡禮  
如此則豈特文王為然哉周所以成天下之材而使  
皆有以充乎性全于天也按中庸言鳶飛戾天魚躍  
于淵言具上下察也德輔如毛之猶有輪上天之載  
無散無臭至矣夫鳥至于高無深于超言文王作人  
之功也德輔如毛舉輕以明重也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言天不可即而文王可象也古人患夫道德之難  
知而難求也故曰安：允恭克讓濬哲文明執中惠  
迪克綏厥猷主善協一皆盡已而無所察于物已皆  
有倫而非無散臭也今也顛倒文義而指其至妙以  
示人後世宜惑于性命之理蓋自是始噫言者過矣  
不可謂文王之道固然也

次周公治教並行禮刑並舉百官衆有司雖名物畀  
瑣而道德義理皆具自堯舜元凱以來聖賢繼作指  
于事物其該括演暢皆不得如周公不惟周公而召  
公與焉遂成一代之治道統歷然如貫珠筭數不  
可違越按大司樂言天神降地示出與蕭韶九成鳳  
凰來儀異

次孔子周道既壞上世所存皆放失諸子辨士入各  
家為孔子蒐補遺文墜典詩書禮樂春秋有述無作



惟易著象象舊傳刪詩定書作春秋余以諸書考祥  
始明其不然。後堯舜三代之道賴有以傳按論語  
子罕言利与命與仁今考孔子言仁多于他語豈其  
說 按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皆古人所未  
及故曰開廣德齊滕大小異而言行王道皆若建於  
以為湯文武固然故曰語治驟自謂庶人不見諸侯  
然以彭更言考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而曰庶  
人可乎故曰處已過孔子復汶陽田使蒞無過對罷  
齊饗与梁丘據語孟子不与王驩言行事憚煩若是  
乎故曰涉世疎學者不知以知其統而務襲孟子之

跡則以道新說竒論矣

自是而往爭言千載絕學矣易不知何人所作則曰  
伏羲畫卦文王重之按周太卜掌三易經皆卦皆八  
皆六十四則畫非伏羲重非文王也又周有司  
以先君所為書為筮占而文王自言王用享于岐  
山乎亦非也有易以來筮之辭義不勝多矣周易  
者知道者所為而周有司所用也孔子獨為之者  
象象蓋其惜為他異說所亂故約之以中正以明  
卦爻之指點異說之妄以示道德之歸其餘文言上  
下繫辭說卦諸篇所著之教不在于是朋至羣集有



有不獲聞故以為罕耳孔子沒或言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按孔子自言德行顏淵而  
下十人無曾子曰參也魯若孔子晚歲獨進曾子或  
曾子于孔子沒後德加尊行加修獨任孔子之道然  
無明據又按曾子之學以身為本容色辭氣之外不  
暇問于道大多所遺畧亦可謂至又按伯魚答陳亢  
無異聞孔子嘗言中庸之德民鮮能而子思作中庸  
若以中庸為孔子遺言是顏閔猶無足若而獨闕其  
家非是若子思所自作則高者極高深者極深宜其  
上世所傳也然則言孔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必有

謬誤孟子並稱堯舜禹湯伊尹五周公所願則孔子  
子聖賢統緒既得之矣養氣知言外明內寔文獻禮  
樂各審所從矣夫古昔謂之傳者豈必日授之親而  
受之的哉後世以孟子能傳孔子殆或庶几然開德  
廣語治驟處已過涉世疎學者趨新逐奇忽以本統  
始不完而有跡

人或存孔子前或在孔子後或與孔子同時習易者  
會為一書後世不深考以為皆孔子作也故彖象掩  
鬱未振而十翼講誦獨多魏晉而後遂與莊老並行  
號為孔老佛學後世出其變為禪喜其說者以為與



孔子不異六挽十翼以自況故又為儒釋本朝承平時  
禪說尤熾儒說釋共駕異說會同具聞豪傑之士有欲  
修明吾說以勝之者而周張二程出焉自謂出入于  
佛老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無極太極動靜  
男女太和參兩形氣聚散網緼感通有直內無方外  
不足以入堯舜之道皆本于十翼以為此吾所有之  
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啟教後學于孟子思孟子之新  
說竒論皆特發明之大概欲抑浮屠之鋒銳而示吾  
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則道之本統  
尚晦不知夷狄之學異本于中國按佛在西南數萬

里外未嘗以其學求勝于中國其俗無君臣父子安  
得以人倫義理責之外無際無極此其皆身所親履  
目寔見而耳寔聞也以為世外壞特廣博之論置之  
可笑今儒者乃援引大博天網緼通晝夜之道而知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思誠之不可揜孟子大而化  
聖而不可知而曰吾所有之道蓋若是也譽之者以  
自同毀之者以自異嘻未矣

蘊洵自比賈誼曾鞏王安石皆畏其筆至以為過之  
歐陽文于荀卿嘉禧祐後布衣特起名冠當時而高  
後世李觀王回豈敢望也樵書衡論几策多談兵論



晉書 卷四十九  
為將草野未除去詛固遠今所取者一二而已六經  
論尤失理皆以為聖人機權之用乃異聞也故家庭  
所講不能深造誤其子矣或傳洵常自秘一書誦習  
二子不得見他日窺視之戰國策也洵聞而難息此雖  
未可信然觀其遺文大畧可見矣又傳甯弼方欲  
整齊驕卒洵始見之因顯言治兵當用嚴引李光弼  
事二公以為漏密事頗駭動故久而無成及二子應  
制舉洵戒輒用直言對策得不黜晚歲力撼宰相修  
因草禮未奏卒古人謂招之不來況不待其自至而  
馳騁以來之手

尹洙早悟先識言必中慮同時莫能及叙燕息戍法  
制與賈誼相上下適會其時故但為救敗之策爾源  
亦善論事非擅所長于空文者也

救時莫如養力辨道莫如平氣石介以其忿嫉不忍  
之意發于偏宕太過之辭激犹可與為善者之怒堅  
已陷于邪者之敵莫不震動駭駭群而攻之故回挽  
無毫髮而傷敗積丘陵矣哀哉然自學者言之則善  
明立志果殉道重視身輕自謂大過上六當其任則  
其節有足邵也今所錄皆倣此可以覽觀矣

唐庚憫俗今四方萬里之國而無恢大闊遠之風以



習學記言 卷四  
之百工所造商賈所嚮士女所服日益狹陋謂崇觀  
宣政間其弊至于渡江且百年猶在淳熙中上下皆  
有從窄之論余甚憂之迩來服用乃更踈濶大冠高  
髻廣袖滿領莫知所從始豈庚所言恢大宏遠者幸  
會旋復將以克而壽之殆天意耶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四十九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五十

文鑑

歐陽氏朋黨論舊傳謂其能極小人之情狀故姦邪  
忌惡尤深蘓氏謂俗論欲翦戮元惡而撫用其餘按  
自古小人害正比而仇君子人主必保護愛惜每加  
擊逐使君子恃以自安小人為黨君子不為黨也如養  
鸚鵡孔鸞猶犬尚伺其隙脩豫稍不謹搏而食之無  
救矣孟子言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  
思穆公猶然况舜文王乎此論乃言小無人無朋其  
暫為朋者偽也必君子而後有朋欲人主退小人之



偽朋用君子之真用是則人主真以為有黨而不善  
退將愈重其蔽而安能解其惑哉且君子固未嘗能  
去小人安有戮其首惡而不用其餘以滋國患者至  
引州綽刑蒯為比則是方求免之不暇而預以得志  
自處蘓氏又過矣始終用祐元自無可憾用慶曆不  
終乃深惜耳歐陽氏迫切之論失古人意徒使人悲  
傷而不足以為據也

司馬范氏論鍾律按律止于寸固不能生尺度律異  
物其用各殊尺又安能生律也凡物度数必由分寸  
起自抄忽有形之可積十而成毫：十而厘：十而

分寸尋丈皆已具焉乃自然之數也故官繫于分：  
不繫于宮黃鐘繫于寸：不繫黃鐘也謂度量權衡  
皆生于黃鐘而以黍起分者獨劉歆妄作新聲爾古  
無是也古之制律自分而九之以為宮自寸而九之  
以為黃鐘樂或未知則反之數術以求于分寸必得  
其和而後止舜所謂欲六律五聲者聞也此也今用  
千二百黍寔之管因其所至遂以為律漸取其三以  
為空徑其說易至是乎此歆之妄作新說誤後世也  
稟氏為量：之以為鬴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寔  
一鬴其鬻一寸其寔一豆其耳三寸其寔一升重一



鈞穀中黃鍾之宮考工記然非周官然歆以前書也  
王莽之量左耳為升右為合龠而重二鈞其說曰起  
于黃鍾之龠而又謂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亦起于黃  
鍾之重亦歆之妄作新說誤後世也其他象類之說  
怪妄尤甚而儒者信之過矣舜既考律知散成樂而  
諧無相奪倫千有餘年之後其器尚存孔子聽之至  
于忘味豈唯聖人之感德亦足以知其制器之精也  
今司馬范氏不惟古義是求而譏之為相與論王莽  
劉歆之作終其身而不已豈其德與器俱有所未至  
哉

蘓氏勸親睦欲復小宗古稱繼禰者為小宗其言不  
詳夫五世之服已迂而百年之家未散則宗道宜若  
可續矣必也豫儲其四時迭進而無窮則將不勝其  
宗而爭爭凌犯之患方起蓋銳年少于論事未暇深  
考也古者賦祿制田其權在上貧富貴賤無大踰越  
而為之宗以維之故長者不傲幼者不侮而和親雍  
睦之教可行後世崛起自致貧富貴賤各極其欲榮  
悴異門交相為病于是賢者謝宗以自遠不肖狹長  
以行私蓋鬪鬪之不暇而安能善其俗哉夫宗者貴  
而賢者也富而義者也非是二者而擁虛器以臨之



教令之所不行也故貴而賢富而義則上禮異之命  
為其宗爵不必親而疎者可昇也田不必子而貧者  
可共也施舍調惠惟族是與損歌童舞女之奉厚帛  
死恤孤之恩族人依倚特為宗主無犯義無干刑相  
趨于寔而不惟其名之徇此今日立宗之要也

叙諸論舜禹皋陶辨析名理伊傅周公繼之典誥所  
載論事之始也至孔孟折衷大義無遺憾矣春秋  
時管仲晏子子產叔向左氏善為論漢人賈誼司馬  
遷劉向楊雄班固善為論後十餘年無有及者雖韓  
愈柳宗元歐陽修王安石曾鞏間起不能彷彿也蓋

道無偏倚惟精卓簡至者獨造祠必枝葉非衍暢條  
達者難工此後世所以不逮古人也獨蘇軾用一語  
立一意架虛行危縱橫倏忽數百年言讀者皆知其  
所從出推者莫知其所來雖理有未精而詞之所至  
莫或過焉蓋古人論議之傑也軾自以為如萬斛泉  
源不擇地而出在乎地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  
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嗟夫古文豈必有文此而  
後能有此論哉以文為論自蘓氏始而科舉希世之  
學爛漫放逸無復寔理不可收拾矣劉敞王回好援  
古義有深遠之思學者更試求之



以形勢論天下春秋猶無之蓋出于戰國辨士揣摩之學六國初尚擯夷狄秦孝公用商鞅變法致富極未嘗以閉為固也及秦亡賈誼司馬遷乃罪子嬰不能守險以自安且天下方共起而滅秦就使閉關不出未知可保歲月否何去非六伸其說以為章邯李由不知以攻為守而以守為攻曰此兵家之事余觀符堅既敗六欲委關東于敵豈非知兵然秦地終不能有也夫形勢勝必視大勢所歸勢未離則可以攻可以守今雖極揣摩者之論曾不如孔子一言而孟子又稱教人以耕桑便能與殷周興恐六當細考

蘓轍論古之英雄惟漢高祖不可及英雄二字先秦無有乃流俗所稱也其論北狄言當養兵自重卓然獨立不聽外國之妄求而生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則北狄非吾所當畏孔子言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或以為太緩孟子或以為太速然則安能養兵數十年而後氣可生志可壯耶是氣不生而壯不志也此六流俗所稱也夫有貴于儒者其所識未必高出流俗要使不墮于流俗而後可以振俗矣



孔文仲制策視漢不足視唐有餘矣然劉蕡策自較前代十數等

蘇軾說春秋慶曆嘉祐時文也張庭堅書義熙豐時文也王安石談經未至博理然人情不順盡罷詩賦故也辟雖大學既並設答義者日競日巧破題多用四句相為儷偶隆興初有對易義破題云天地有自然之文聖人法之以為出治之本阡阡有不息之用聖人辭之以為必治之功主司大稱贊以為得太平文辭擢為第一主司所謂太平則崇觀宣政時也乾道中主司欲享四句對偶之弊答者言聖人不求其

臣之徇已故其臣無得而議已遂據上帝淳熙初學者厭破題襯貼織靡頗復釐改者云以已辭民而後尊卑之情通以觀國民而後安危之理顯學官不能奪卒真首選然設科教學先已雜見春秋傳記其所訓釋猶未能盡合義理之中漢加甚焉今雖以頗題分巧拙要未足病視義理當否且以前三破題言之天地雖有自然之文阡阡雖有不息之用治道之本未或不在此則其言出治于先而必治于後者虛詞也聖人固不求臣之徇已然使其尚有可議固當議之豈以為無得而議乎又無得而議非聖賢事則其



悖理甚矣至于以已體民以國觀民雖辭甚巧而其  
理不謬則比前作為勝誠使義理者常為主司學者  
不得以悖理之文希合于一時雖因今之時文不改  
自足以得士不然雖屢變其法而學者之趨向亦終  
不一豈四句對偶一冒工拙可為損益哉俗有一道  
不知一道

宋祈祖宗配侑議太祖太宗真知宗三廟不遷及親  
祠皆侑仁宗意已定有司即而言之爾按周公郊祀  
后稷以配天蓋前乎比周人未知所從周公特推崇之  
也武王雖克殷有天下周公以為德莫盛甚于文王故

祀于明堂以配上帝故孔子曰是以四海之內各以  
其職來祭夫必原其始而不私其功此周公之所以  
為孝可為萬世法也祁之議以人主之欲而為典禮  
可也故其言曰自爾有司不敢輕議又加多焉爾昔  
漢宣帝尊孝武而夏侯勝不從以為詔書不可用得  
罪幾死儒生守經有時而中專門之學未可一切以  
為陋也

曾鞏救災議米百萬斛錢五十萬貫爾何至懇追繁  
縷如此若大議論又將安出豈其時議者直庸奴耶  
學文雖工然此議及鑑湖序乃文人之累也



呂大鈞世守邊郡議言在商時古公以皮幣犬馬珠  
玉事獯鬻而商王不知在商時晉時拜戎不暇而周  
室不与三代禦邊之畧蓋可知已雖非透底之論然  
既封建諸侯則勢固然矣今既自有其天下不以與  
人則守邊以衛百姓安得不自任其責徒日是廣遠  
而不可守委民命于夷狄縱其博食乎方周衰不能  
主令諸侯莫輔猶且伊川荆蠻戎閩鼎金邊不能禦  
坐視入內地將烏及矣

范質戒兒姪書向敏中留別知己序晏殊中園賦韓  
琦閱古堂記文彥博晁錯論富弼荅陳推官書今朝  
名相節已立志之方可驟見也王曾既中第或謂狀  
元試三場一生吃著不盡王正色拒之以為平生之  
志不在溫飽後世學者傳以為口寔歐陽修既執政  
人有賀之者荅以惟不思而得與既得而不患失然  
余病其侵尋占于官職矣而呂氏嫌此論太高余亦  
不敢竟其說而止大抵自唐中世天下治弊為字文  
融李林甫王鉷之流剝壞皆盡大變于古後為相如  
李吉甫裴度李德裕皆無救弊起廢之畧獨一陸贄  
欲有所為未幾竄死至今數百年終無策以振起之  
賢愚同轍邪正並轍苟免其身而復以其弊遺後人



然則雖不思得不患失而卒與庸衆人同歸于溫飽者無異以盡民財為能以盡民命為功至其刀筆豪末之工拙而夸競不已也嗚呼此有志者之所當深思也

劉奕與韓范論岐州中路修山城事以為關中之事所以多失者上輕之而不思下隨之而不言增少而為多積小以成大余嘗歎天下不幸有倉猝之變起則舉世紛然爭思其所不當為、其所不及思以病民夷狄姦雄未至甚害而執事不肖驟殘倏虐上下相驅以百姓為芻狗故其根本不日而蹙亡矣蓋事

決知其無益而不妄者乃救敗扶傾之本雖賢智憂國之臣未能行也

按程氏答張載論定性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當在外時何者為內天地普萬物而無心聖人順萬事而無情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有為、應迹明覺為自然內外兩忘無事則定則明喜怒不繫于心而繫于物皆老佛莊列常語也程張攻斥老佛至深然盡用其學而不自知者以易大傳誤之而又自於易誤解也子思雖漸失古人辭然猶未至此也孟子稍萌芽其後儒者則無不然矣且佛老之學所以



晉學言言卷五  
為不可入周孔聖人之道者蓋周孔聖人以建德為  
本以勞謙為用故其所立能與天地相終始而吾身  
之區、不預焉佛老則處身過高而以德業為應世  
其偶可為者則為之所立未毫髮而自夸甚于丘主  
其敗壞喪失使中國胥為夷狄安存轉為淪亾而不  
能救而亦不以為已責也嗟夫未有自坐佛老病處  
而揭其號曰我回辨佛老以明聖人之道者也

陳師道在同時四人中惟詩推敬黃庭堅若文學識  
尚自視非其輩倫言論未嘗及也所師獨曾鞏至與  
孔子同稱歐籟皆不滿也與曾布書頗詳事情擬武

舉策陳尤義高誚賈誼無以自容安能容勾奴師道  
為此語數十年有靖康之禍此非不能容勾奴者所  
致乃自容而又容勾奴者致之也學欲至之極而守  
之迂、捷同軌則知德者不貴也識欲覺之先而持  
之後先後一轍則知務者不許也惜乎師道見理未  
盡而執志甚堅上不能為王回孫侔下不能為石延  
年尹洙也

因張舜民與石司理書載歐陽氏語文學止于潤身  
政事可以及物修猶為此言始悞人之窮力苦心于  
學問文詞者徒欲藻飾華澤其身而已聖賢之事業



非所以責之也

觀陳師錫荅陳瓘書天下不知王安石之罪而尊其  
聖者皆是也天下安得不亡瓘之所知不過蔡京兄  
弟而已悲夫自古而然仲由不知衛轍楊雄不知王  
莽蔡邕不知董卓荀彧不知曹操王道不知王敦陷  
其身名敗其家國者衆矣安得許邵郭泰管寧之流  
而與之論乎

歐陽氏策為三代禮樂井田而發者五似嘆先王之  
道不得行于後世者其言則雖以三代為是而其意  
則不以漢唐為非豈特不以為非而直謂唐太宗之  
治能幾乎三代則三代固不必論矣故其制度紀綱  
儀物名數皆以唐為是而詳著之以余觀太宗之治  
曾不能望齊桓之十一也而何三王之可幾哉然則  
歐陽氏之學非能陋漢唐而復三代蓋助漢唐而黜  
三代者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  
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秦漢以來名不正言不順而  
急于事成故以刑罰持之使民無以措手足而宛  
轉于鞭笞金鐵之中則禮樂安得而可興孔子又曰  
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欽從其薄



如是則已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夫三代之井田所以必行者謂其能度于禮也後世以貪冒無厭賦其民則奚以井為而犹諄：焉議其未乎

歐陽氏又疑周禮六官之屬五萬餘人不耕而賦之何以給之按漢表宰相至佐史十二萬餘人而千里之地為公田者數十餘萬井此皆淺事何疑之也其言天地萬物之統持綱舉草論若夫周台道德性命之要言經治百撥物成跡詩書所不能備獨周官稱之備固未能知也漢武何休何以較是非而姑謂其

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採者則尤淺矣

劉敞貴和氏璧左氏楚燕魯侯好以大屈既而悔之椒舉以為齊與晉越欲此友矣君其備禦三隣魯侯懼而歸之蓋設說者而敞信之具言和氏璧再則足抱璞而號六辨士設說也敞又信之遂按為的論矣和自貴而不輕用寶誠貴士之美意然不寶不用自失股肱無與存乃人主之大諱也古人于此未嘗不競：焉故曰俞受敷施九德咸事旁招俊乂列于庶位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子貢曰有美玉于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



也然則謂和不哀其身而哀其玉以為和罪而韓非  
吳起非二君之過者偏說也夫敬豈以得于科目者  
為進退出處之正而遽輕天下士也哉  
柳開諸文及補亡先生傳邵雍諸詩及無名君傳雖  
深淺精粗所造各不同至于尊已陋物叫呼以自譽  
夫古人為學之本意則其病一也且開以藩籬未涉  
之狂氣安得使人捨其自安之譽室以從我而雍固  
山林玩世之異迹也人亦胡為因其曠蕩無畛畦之  
見遂混而從之孔子謂不知而作我無是中庸至德  
民鮮能學者審其所處而已

曾鞏雜識孫甫狄青事又記余靖高居簡事大抵于  
當時所謂善人君子多不與不知其意欲以何為狄  
青拔自卒伍為執政矣能勝儂智高遠當邇而鞏稱  
之勅且盡排孫沔諸人勝宗諒以過用公使錢為  
罪朝廷議罰意有輕重詞和歸中亦當理也孫甫何  
遽憂憤至欲去諫列而鞏遂以為能不黨而知過獨  
於甫是賢乎鞏不附王安石流落外補汲自納于  
人主其詞皆諂而哀及叙漢高帝十不及神宗以為  
優劣論非史家辭行韓維詞忤上意坐罰金雖非其  
罪要之鞏文與識皆未達于大道而自許無敵後生



隨和亦如學有害

王冕進珠表呂喬年云本錄無有玉友傳余亦疑之  
此書二千五百餘篇網條大者十數義類百數因其  
文示義不徒以文余所謂必約而歸于正道者十數餘  
蓋一代之統記畧具焉後有欲明呂氏之學者宜  
於此求之矣初呂氏沒龍川陳亮祭之曰孔氏之家  
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為度數刑  
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  
而為權譎

忠信常不足以趨

天下之變而材術辨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雖高  
明之獨見猶小智之自雄雖篤厚而守正猶孤壘之  
易傾蓋常欲整兩漢而下度幾復三見代之英匪曰  
自我成之在况方夜半之劇論歎古來之未曾况獨  
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夫三代之英及孔氏豈於  
家之外別有用妙使英豪竊聞之哉亮嘗言程氏易  
傳似桓玄起居注呂氏龟勉荅之所謂夜半劇論者  
呂氏常笑以為自知非豪傑被同府羌排做蓋難之  
也呂氏既葬

山亮與潘景愈使余耐其四余願從遊晚呂氏後學  
賢衆辭不敢當然不幸不死四十年舊人皆盡呂氏



之學未知其孰傳也併追記于此

是書世無利本所傳錄者僅此而誤字率同  
無從校正書以待訪安得善本一觀之耶

戊辰四月得于吳氏書肆因記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五十



自康<sup>戊辰</sup>中<sup>辰</sup>至今歲丙辰又四十九年矣

病中展翫因記歲月









程